

★ 边 关 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边城老兵

■本期观察 颜士强

“这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，西瓜大又甜呀……”

穿过风城，越野车疾驰在广袤无垠的戈壁深处，一路向北，划破大漠苍穹，直奔阿勒泰。

眺望夕阳的足迹，天山雪峰映着余晖。即将穿上戎装的我，一时还参不透它无言的寄语。

颠簸近五个钟头，阿勒泰街道上的霓虹灯终于闯进了视野，恰如点点星辰般耀眼。汽车徐徐开进分区大院，迎接我们的是军务参谋老张，一束灯光照在他脸上，映射出一种老边防的刚毅。

茶余饭后的唠嗑，聊理想、聊当下，不知不觉聊到了老张身上。瞧着他脸上一道道岁月留下的痕迹，还有那双握起来有些扎人的“老茧手”，懵懂中我们开始好奇他都经历了什么。

老张有些絮叨，说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快20个年头，当兵、立功、提干，班长、主官、参谋，恋爱、结婚、生子……他的经历一如他留在千里国境线上的足迹，深浅不一、坎坷不平。

那年初春，当时还是小张的老张孤身一人背起行囊，乘汽车向边防连进发，路上的积雪越来越厚，无奈，只得换乘哈萨克族大爷的马车，顶着风、摸着路，他踉踉跄跄进了哨所。

刚过一宿，扛着一道杠的他，被编入巡逻队。初次骑马的新鲜劲儿只逗留了半天，硬邦邦的马鞍隔着棉絮磨得他大腿生疼，巡线一圈，脱皮两块。老张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点罪算个啥，但当时年轻，心里总有些解不开的疙瘩。

夜已深，我脑海里萦绕着这位老兵未完待续的故事，期待着即将开启的军旅时光能更加丰富多彩。天蒙蒙亮，老张把我们叫醒说“该出发了”。下一站，我们即将前往可可托海镇。

途中，老张看我盯着窗外发呆，他递给我一支烟，我笑着摆手。“不抽烟好啊。”他长吁一口气说，他是在边防连时开始学抽烟的，那个年月边防哨所条件比不上现在，乏了累了抽支烟缓缓劲儿，要是想家了，或是受了委屈，抽支烟，心里也没那么难受了。

坐在勇士车后排，摇晃着沿环山路绕了几十道弯儿，若不是一位放牧人赶着羊群悠闲地晃荡在山岗上，真觉得自己被拉进了无人区。

晌午时分，车缓缓驶出大雾弥漫的山谷，终点站到了。可可托海，一座与内地村庄相差无几的边陲小镇，一条主干道撑起整条街，饭馆、商店、旅社……一目了然。县文武部位于镇东北角的一块坡地上，院落不大，除了两层的办公楼和招待所，还有一个篮球场。

“我在这里待了5年呢。”老张回忆，在边防一线，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，组织只好把他调整到武装部任职。

刚到武装部时，由于缺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工作的经验，上级很少派他处理军民关系事宜。好不容易遇上征兵宣传任务，老张与一位参谋谈到镇上山矿区进行政策讲解，可哈萨克族群众不太认识汉字，他就一字一句讲给群众听……那次经历，让老张结识了几位哈萨克族朋友，至今还有联系。

那天晚上，老张拿了几本书给我，交代我到了部队有空就复习功课，有机会争取考上军校。

“您是为啥来当兵呢？”我接过书，好奇地问。

“那会儿家里穷，姊妹多，我是老大，早出来早帮家里分担！”老张又点了支烟。

“这么多了，您没想过回去？”“想过，咋没想过！可时间拖久了，又觉得离不开这儿了。”老张眉头紧锁，捻灭烟头，端起茶缸咕咚咕咚几口。

老张说他单名一个“亮”字，当初是为了“小家”才远赴他乡，如今是为了“大家”而不愿离去——祖国边陲需要有人守卫，驻地建设需要支援，军民共建也很迫切。

那是在15年前的一天，老张带队巡逻，途经一处石头土坯房，里面住着哈萨克族四口之家。灰暗的煤油灯下，两口子围着火炉煮着汤，两个孩子没有棉衣穿，冻得裹着被子。临行前，老张把自己的备用棉衣留给了这一家人。

如今，他已经在边陲深扎了根，他把心也留在了这里。这就是一名边城老兵的情怀，一个老边防的家国担当。

张亮，我记住了这个老兵的名字。西北边城，他戎装伫立的样子，至今印在我的脑海。

“七夕”特别报道·边防恋歌②

军人也有军人的“七夕”，因为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。曾听说，一位姑娘去高原部队看望她的“兵哥哥”。从北京到部队，辗转十多天，终于见到了执勤归来的他。姑娘高原反应，在哨所躺了两天，等她身体恢复一些，他又受领新任务出发了。短暂的相聚，两人在一起说的话加起来也没多少。告别哨所时，姑娘却说她这一趟来的值得。每一个戍守边防的军人背后，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身影。边关军人的爱情，总是隔着千山与万水。他和

她，即使相见也是那么的匆匆，继而期待下一次重逢。没有哪一种爱情，对离别体会得这样真切，对相聚又是这样珍惜。

边关军恋中，忍顾鹈桥路的故事数不胜数。他们的故事就如一本书里所写：“这世界有人的爱情如山间清爽的风，有人的爱情如古城温暖的阳光。但没关系，最后是你就好。”今天，就让我们走进高山海岛，走进三位海防军人的爱情。

——编者

所爱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

——走进三个海防雷达站的军人家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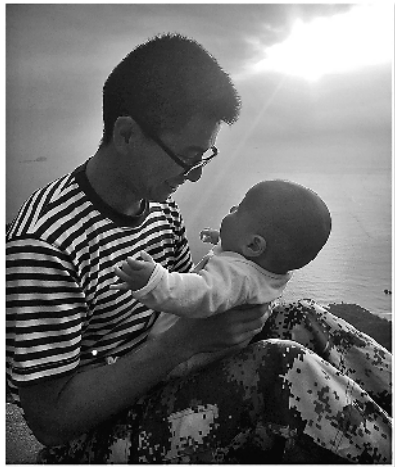
■张容蓉

Mark·边关视界



你坚持你的守望，我执着我的信仰，即使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，
你依旧幸福徜徉。

◇温海涛与丁芳一家人。



◇胡顿与儿子沐浴晚霞。
◇范文琳与何春林一家享受短暂相聚时光。

是他们都不想让对方担心，因而选择了藏起脆弱。

等儿子又长大一点，徐璐带他前往另外一座小岛看望胡顿。这次，等待她的是7个小时动车、3个小时客车、5个小时轮船的长途跋涉。每一次团聚都不容易，每一次，他们母子都需要把“海陆空”体验个遍。

胡顿明白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有些事情将永远无法弥补……所以他一直说，徐璐比他勇敢。

所谓家人，就是彼此的支持与成全。他们给儿子起名叫“与之”，正如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给了彼此。而岁月给予他们的，是不渝的爱情和丰厚的人生底色。

吃苦算什么，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就是福——
无尽暖意在相思

东部战区海军某海岛雷达站，二级军士长、雷达技师何春林，至今已在海岛待了22年。聊起他们的故事，何春林的妻子范文琳笑着说，她是被何春林“骗”来的。

范文琳和何春林是相亲认识的。他俩认识那会儿，何春林已在岛上驻守了10年，范文琳就在与小岛隔海相望的某沿海城市工作。作为“老乡”，他们理所当然地被热诚朋友撮合到了一起。

第一次见面，范文琳对何春林挺满意。回到岛上的何春林，对她展开了猛烈的“电话攻势”。在何春林的诉说中，岛上的海是湛蓝的，岛上的花是芬芳的，连空气也是清新的不得了。

范文琳说了好几次想上岛看看，何春林总说，再等等……又过了一年，范文琳等不了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不仅是何春林，站里的官兵都紧张坏了：班长好不容易谈个对象，可千万不能“黄了”啊！战士们一齐上阵收拾干净一套家属房，还摘了一簇野花插在罐头玻璃瓶里，

摆在桌子上。

范文琳上岛那天，风浪特别大，船摇晃了6个多小时。上岛后，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她才开始认真打量起这个电话里的“世外桃源”——野草丛生的小岛，小鸟在地上蹦跳，一点也不怕人；推开家属房，潮湿的环境让墙面上挂满水渍；房间里的一簇野花却让她眼前一亮，给人无尽暖意。

何春林带她爬上山顶，来到一块巨石旁，那里是岛上信号最好的位置……范文琳这才知道，每次何春林给自己打电话都要爬20分钟的山，这让她既感动又心疼。

下岛的那天，何春林鼓起勇气问她，“还想和我继续谈吗？”范文琳笑着，反问他：“你说呢？”

回到家，范文琳对父母说：“能在那个岛待十几年，一定是踏实人，我嫁给他心里踏实。”

在亲人、战友的祝福声中，他们结婚了。一年后，范文琳怀孕了，她选择辞掉工作回到山东老家。她对他说：“老家有父母能帮衬，你安心守岛。”

儿子两岁那年，范文琳第一次带着儿子上岛来看爸爸。小家伙刚上岛，就冲着身着军装的雷达站站长焦俊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范文琳赶紧抱起儿子，不好意思地解释：“孩子太小，只认军装……”

“嫂子，守在这岛上的军人，几乎都被叫错过。”焦俊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“岛上军娃的爸爸有个共同的名字——‘雷达兵’嘛。”

两年前，范文琳再次怀孕了。得知消息，何春林一晚上抽完了3包烟，第二天一早他打电话给她：“这个娃咱不要了，你太苦了。”电话那头，范文琳带着哭腔：“你不要我要。”

谁能不想孩子呢？雷达站战友都知道，何班长是个“炫技狂魔”，一有空就给战友们看儿子的视频。范文琳怎会不明白，何春林是想着她独自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，太辛苦……大儿子小时候得了肺炎，范文琳一个人抱着孩子

到大雪纷飞的北方，还好有“鸿雁”能翻山越岭传递思念。

入伍第3年，温海涛第一次休假回家。穿着一身笔挺军装，他故意从丁芳家门口走过——他听说自己离开的这些年，很多人给丁芳介绍对象，但她都没同意。

归队前一天，温海涛敲开了丁芳家的大门：“你愿意等我吗？”丁芳涨红了脸点了点头。从此以后，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，成了丁芳生命中最动听的旋律。

温海涛没想到，再一次见到丁芳是在白雪皑皑的岗位上。丁芳也没想到，温海涛在信里说了许多美好，唯独没提部队的艰辛。

征得父母同意后，丁芳穿上高跟鞋和一件为过年准备的新大衣，寒冬腊月，独自一人坐着拖拉机颠簸到离村最近的镇上，接着又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前往市里，再换绿皮火车，7个小时后，她抵达温海涛所在的小城。

不知道温海涛所在部队的具体地址，丁芳只记得他说过“在火车站旁边的山上”。她想拦车，可天阴沉沉的，一听说要上山，司机都连连摆手……望着山顶，她咬牙决定自己走上去。

天空开始飘起雪花。丁芳一路走得踉跄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高跟鞋跟断断了，她索性把另外一只鞋跟也磕断继续走。越往山上走，雪越大，路越滑，10多公里山路，她走了4个多小时。

门岗值班战士看到一个姑娘迎着风雪走来，她说了句：“同志，我找温海涛。”这个小伙子瞪大了眼睛，转身就飞奔到温海涛宿舍。得知消息，温海涛三步并作两步跑向门岗，看到正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丁芳，他的心，仿佛有重锤砸落。

“我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”北风凛冽，丁芳双手冻得通红，却还在试图整理自己被风吹乱的头发……此情何辜！温海涛站在风里，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。

回到家乡，丁芳开始向隔壁嫂子学习织毛衣。那阵子，她的脑海里全是那片冰天雪地中，温海涛握住她冰冷双手时的温暖一幕。

当丁芳织给温海涛的毛衣被穿起了球时，他们二人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——2003年，温海涛和丁芳领了结婚证。

那些年，由于温海涛的母亲一直卧病在床，家中相对拮据，他根本没有能力置办一场婚礼。两人领完证，丁芳收拾了行李便搬去了温海涛家。丁芳的父母心疼这个独生女，劝了她好多次。可丁芳是个倔脾气，嫁人后每天起床就下地干活，几年间，她学会了育苗、插秧、施肥、打药……

2005年，他们补办了酒席，两家亲戚简单地吃了顿饭，温海涛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给丁芳买了第一件礼物——一枚金戒指，这枚戒指，丁芳一直戴着舍不得摘。

那年，丁芳即将临产。离预产期还有大半个月时，温海涛突然接到执行紧急任务的通知。那个清晨，他下了夜班，丁芳虚弱却温情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……他才知道女儿早产的消息。挂断电话，温海涛脸上挂满泪水。

后来，丁芳随军到了温海涛所在的城市。5年前，他们用辛苦攒下来的钱在山脚下付了一套小房子的首付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那天温海涛下厨做了一桌子的菜，他穿着那件已经褪色的毛衣，看着丁芳和女儿若曦二人脸上灿烂的笑容……温海涛觉得自己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

23年，温海涛把自己献给了无言的大山，丁芳没有对他提出任何过分的要

求。但他知道，妻子一直有个心愿：想拍一张婚纱照。几周前，温海涛早早向站里领导报告，报名参加到旅里组织的“集体婚礼”。他知道丁芳一直以“军嫂”这个身份为荣，他要给丁芳拍一张最有意义的婚纱照。

“丁芳，近来可好。我在部队很好，就是有点想你们。”从艳阳高照的南方

版式设计：梁晨